

散文

春晨

■许志敏



我喜欢这样春天的早晨。刚刚泛青的垂柳在微湿的风中轻摇了一下腰，便洇开了一片春意。广玉兰饱满的花蕾，偷偷拉开了一个小角，露出淡淡鹅黄色，让人想象着无限春光。小草努力地探出头，使劲地吸吮着清甜的露水，已经有了淡抹的绿意。就连灰头

堤岸上就是大片的麦田。一个冬季的隐忍，它们借着春风、春雨，迅速伸展开来，占据了麦垄之间的空白地。抬眼望去，那无边无际的绿，一直在蔓延，延伸到了天边，和天际连接在了一起。有风吹过，它们便尽情地跳动，使劲抖动身上的露水，露水带着叶子上的尘土跌入地面，麦苗就又绿了一分，然后再从浅绿变深绿，直到墨绿。

几棵大杨树还是光秃秃的模样。在风中晃动着苍劲的枝丫，好似反应慢了半拍的恋

人。人家春风早有意，此树却不解风情。倒是群早起的鸟儿，站在树枝上，此起彼伏地叫。

一大片桃树林伸展过来，如豁然出现的桃花源。看到这些先开花后长叶，然后再结果的桃树，总会让人心中欢喜。“桃花开野陌，游人犹熙熙。我绽众生处，花开却寂寞”，足见人们对桃花的喜爱和偏爱。它就像一位美丽温情的女子，不但有内涵，而且内心善良，并不会因为美丽而骄傲，或咄咄逼人。

桃枝上一粒粒红色或粉色的花蕾，如米粒般大小，不甚起眼。可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灿烂如霞，用势不可挡的美，迷漫我们的双眼。

一群唱戏曲的老人，在明亮的光线里，一板一眼地唱。看着他们坚定而童真的眼神，突然觉得他们就像一道美丽的音符，可以载着希望，载着梦想，和这春天的早晨融合在一起。

春天的脚步已经启动，在这样的清晨里，我们拥有阳光、雨露，已内心欢喜。拥有亲人朋友，拥有理想，心中就是一片艳阳天。

诗歌

刹那芳华（外二首）

■霍楠囡

于纵深处轻触
颤动的肩膀
一朵昙花慢慢合拢

摘第一声鸟鸣作书签
遗落的笑容被捧在手心

似莲而非莲
似兰又非兰

刹那芳华
却让我深信

有
昙花盛开的地方
就有
青草疯狂的生长

如果爱

如果爱
是一座翠绿的山峰
背起行囊的我 翻山越岭
轻踩细草如丝般每寸山之肌肤
情吻羞涩绽放每簇心之花丛
斜风夹细雨
可是你清冷漫溢的芬芳
没有雨具
灵魂便裸露在爱的胸怀
也淋湿在你深深的眼底

如果爱
是一条清澈的小河
鱼儿在粼粼波光里游弋
擦过暖暖的圆石
拨弄柔柔的水草
我只做一只蚌蛤深埋水中
张开胸怀为你
吐一粒心形的珍珠
用心灵与肉体的沧桑打磨

如果爱
是一望无垠的原野
我就是你手中无意间
落下的种子
深种在雨季
为你发嫩绿的芽儿
结火红的果
种一季的麦香
收一生的成熟

雨

好像
再也下不完
这城堡里的所有
融化的巧克力
滴进嘴里
天地间的甜腻气息

随你而来，随你而走
需要填满的
不仅仅是
清澈的耳朵

暧昧的面孔
布满指纹的大地

加入一场旋转
六角花瓣和
水晶
早已送给昨日的年轮
可我至今
都还欠你
一个合适的
形容

味道

■绿柳菲菲

窗外不时地传来“刺啦刺啦”的锯树声和“咔吧咔吧”的树枝断裂声，还夹杂着许多人高声吆喝的声音。

前些日子从邻居家门前走过，孩子们欢喜地跳进老榆树周身新挖的土坑里，我走近，看到好长一截被埋了多年的树身露出，湿湿的，散发着淡淡的土腥味，我心里不禁有一丝疑惑：难道邻居要把老榆树卖掉吗？

村里的老榆树越来越少，一棵、两棵……它们在我的眼前生长着，逐渐消失，它们好像不懂我的留恋，它们不懂那些风雨相伴的日子里忽然有了触不到的空茫！它们不懂雀儿张着翅膀原地盘旋，它们听不到那哀哀的鸣叫长久地在它生长的土地上呼唤……

今天来得多么快啊！前村后庄，过路的，都放下手中的活儿驻足观看。许多人围着树，丈量着它的身子，揣摩着它的年龄。另一棵树的树梢上一个中年人在卖力地拉着手锯，粗黑的树干奋力抵抗，锯尖利着牙齿一寸寸咬噬，树呻吟着发出刺耳的抗议，锯末儿纷飞像泪一样在我们的眼前飘散，而我们像在观看一场涅槃，神情肃穆却无意阻拦。

许多人站在树下为蹲坐在树梢上锯树的男人捏一把汗，大家亲眼看到那入了云端一样的树梢被锯断后，断然坠落时发出

那天在电影院里看《一九四二》，片尾音乐响起时，我在座位上久久没有起身。电影里苦难的镜头深深地震颤了我的心灵，又勾起了我关于吃的记忆。

小时候，常听奶奶说，蒋介石扒开黄河后，家乡一片汪洋，乡亲们纷纷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踏上逃荒的路途。因为黄河水从北面来，大家就一路向南，许多人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最后尸骨无存。最难过的时是春荒，树皮都被剥下吃光，露着白花花的树干，地上几乎看不到活物，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远比电影里更骇人的人吃的惨剧。在生死面前，人性的黑暗一时战胜了人性的光辉。

黄水过后，家乡成了黄泛区，饿殍遍野。那时候，每天醒来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吃”成了头等大事，因为只有

吃东西才能活下去，不管吃的是草根、蚂蚱还是老鼠。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记忆总是与饥饿相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得满脸菜色，青黄不接的春荒，地里的麦苗都被割下来煮了吃，村里不得不派人日夜看护。吃大锅饭时，有一年生产队种的菜全部是洋葱，结果全村人吃了一个冬天的洋葱。由于四叔年龄小，直吃得闻到洋葱味就恶心反胃，以致后来几十年里从不吃葱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生活有所改善，好年景时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虽然吃的是红薯干、玉米面，但总比饿肚子的感觉好。那时母亲每当和亲戚见面，寒暄过后，互相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今年粮食够吃吧？”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心才稍稍放下。因为家里曾经背上债务，每年

好车棚子……

而今造房子做家具好像都不再有榆树的用武之地，它被那些生长快又能卖好价钱的杨树代替，它越来越受冷落，它也许真的会在某一年某一天从我的眼前淡出。

如同许多年前，人家房前屋后高高的桑葚树上，躲在叶子里面悄悄红了脸庞、甜了人心的桑葚，山冈上满坡粉红的杏花，随处可见的梨园里漫飘的清芬，纷落的白雪，还有田地里、河沟旁，伸着藤蔓开着黄花满地乱滚的马炮，都已渐渐找不到踪迹，可是嘴里的甜味，鼻端的香味，眼前的芬芳，还有那独特的涩苦却长久地存在了心中。

唉，那些渐行渐远的味道啊，教我如何不想你！



随笔

关于吃的记忆

■王雪涛

吃东西才能活下去，不管吃的是草根、蚂蚱还是老鼠。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记忆总是与饥饿相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得满脸菜色，青黄不接的春荒，地里的麦苗都被割下来煮了吃，村里不得不派人日夜看护。吃大锅饭时，有一年生产队种的菜全部是洋葱，结果全村人吃了一个冬天的洋葱。由于四叔年龄小，直吃得闻到洋葱味就恶心反胃，以致后来几十年里从不吃葱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生活有所改善，好年景时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虽然吃的是红薯干、玉米面，但总比饿肚子的感觉好。那时母亲每当和亲戚见面，寒暄过后，互相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今年粮食够吃吧？”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心才稍稍放下。因为家里曾经背上债务，每年

打下的小麦除了给奶奶和妹妹留下一点儿外，都卖掉还债了，家里经常只能吃玉米和红薯面。善于调剂生活的母亲在玉米面里拌上萝卜丝，这样既不至于难于下咽，又省下了粮食。过生日时母亲总会给我煮上两个鸡蛋，有一年特别困难，家里连一个鸡蛋都没有了，母亲就给我蒸了两个白面馒头，那两个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馒头让人口齿生香，记忆里的香味一直萦绕到现在。

如今，吃早已不是问题，怎么吃才是问题。饥馑的年代虽已远去，但更需要铭记和警醒，因为只有牢记苦难才能珍惜幸福。忘记历史的民族就如失忆的人，华屋富丽堂皇，灵魂流离失所。但愿富足安康永在，饥饿不再重来。